

《戏说花嫁之》

情悠悠

花园系列

【第一辑】

简璎◎著

主编 / 兰月

我极韧的情丝
欲缠绕你一世 愿否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情悠悠/简瓊著. —长春:吉林摄影出版社, 2002. 11

(花园. 第1辑/兰月主编)

ISBN 7-80606-600-4

I. 情… II. 简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85302 号

花 园(第1辑)

主 编:兰 月

作 者:简 瓊

责任编辑:王笠君

出版发行:吉林摄影出版社

社 址: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

联系电话:0431-5638387

邮政编码:130021

印 刷:长春市金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787×960 1/32

印 张:225

字 数:4000 千字

版 次:2002 年 11 月第一版

2002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1-5000 册

书 号:ISBN 7-80606-600-4/I·34

定 价:250.00 元(全 50 册)

【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】

情悠悠

简璎 著



他，骆氏镖局少镖头可是年轻有为，
护镖出门绝对将东西送到，空手而回，
这趟却在归程捡了个大红新娘，
一句“姑娘，你要嫁往何方”问了
十来遍，终于得到一句
——不知道！

这是哪门子的乌龙？
新娘不知谁家的，他就镖头做到底，
送她送到他的家，
反正她的美恰恰当他镖局之花，
既能快速消除镖师们的疲惫，
还秀色可餐，连带伙食费也省了……



1

三月，乍暖还寒时节，静僻的松林山原，少有人烟。

天色将晚，一行十人策马在荒原赶路，他们是京城“骆氏镖局”的镖师，一个月前，将一批波斯来的贵重彩缎和美玉，从京城押送到云中封王爷府邸，顺利完成任务后，现正在返回京城的途中。

“少镖头，前方不远有间客栈，大伙今晚就在那里歇脚如何？”

说话的是这次随行押镖的两位镖头之一，顾大海。

骆氏镖局威名远播，总镖头骆钰昆为人侠义干云，十省镖局以他为首，黑白两道都敬重他。

只可惜，近一年来，骆钰昆身染重疾，已呈半退休状态的他，将十五处镖局的事务都交由独子骆无峻接管，除非有重大的事，否则他已很少在镖局里出现。

而这次负责将贵重贡品押送到云中的，就是



STORY BY 简璎

骆无峻。

他带领两名镖头和七位镖师，一路浩浩荡荡，翻山越岭，总算顺利将镖物送达。

一路上，觊觎这趟镖物的三教九流不在少数，能把其安全送达，他知道大伙都松了口气。几近马不停蹄地赶了二十天的路程，自然想好好洗个舒服的热水澡，休息休息再继续赶路。

骆无峻半眯起精锐的眼眸观看天际，半边天空灰蒙，看样子，即将有一场倾盆大雨。

他点头应允。“就照顾镖头的意思，大伙在前方客栈过夜。”

瞬间，每一张黝黑疲累的面孔都露出大大笑容。

骆无峻腰悬长剑，驾着白色骏马率先疾驰。

闷热的空气酝酿着雷雨，碎石子路夹杂着黄土杂草，十分难行。

他快马奔驰，却在突然之间勒住缰绳，骏马前脚腾空，发出长长的嘶鸣声，骆无峻清冷深邃的眼瞳盯住前方遍野乱草之中的画面，挑高了两道剑眉。

顾、莫两名镖头与其余镖师陆续跟上，在看到前方的状况之后，全体勒马停住不动。

“好残忍的手法！”莫镖头皱着眉毛，神情凝重严肃。

骆无峻优美的唇紧抿着。

确实残忍。



一顶红轿斜倒在石块旁，锣鼓则飞了老远，遍地的鲜血与尸首，看来触目惊心。

“是临风寨那些山贼干的。”顾大海经验老到地研判。走镖二十余年，这种事情他遇多了。

“可怜，好好的喜事……”几名镖师不约而同地摇头同情。

微弱的气息从轿里传出，骆无峻凝神细听，他策马接近红轿，长剑出鞘，缓缓抓起轿帘。

“少镖头，当心！”莫镖头向来行事谨慎，他在第一时间出声提醒。

轿里，一张如凝露般的清丽小脸惊惶抬起，她颤抖着身躯，紧抿着红唇，紧握着白洁的小拳头，漆黑的大眼一瞬也不瞬地瞪视着掀帘之人。

众人不由得看呆了。

就算是仙女下凡……也不过如此吧。

“是新娘子。”顾大海第一个回过神来。“她运气好，临风寨的山贼不杀穿红衣的女子，他们认为这样会引来邪秽之气，倒霉终年，所以她才逃过一劫。”

“好美的新嫁娘……”有名镖师忍不住脱口而出。

比起他家里那位跟他成亲不到一年，就变得蓬头垢面的黄脸婆……唉，人比人气死人，还是别比了吧。

骆无峻还剑入鞘，镶嵌在柔粉脸蛋上的美丽五官，让他胸口微微一震，随即又恢复冷静的看着



★STORY BY简璎

轿里与他瞪视的女子。

一身华美的凤冠霞帔，红头巾还盖在镶满珍珠的风冠之上，她的表情既害怕又愤怒，浑身的备战意味。

他认识的女子不多，之中最美的应该就是他结拜兄弟花劲磊的长姐花弄晚。

但是这女子与花弄晚的美是截然不同的。

花弄晚经常笑意盈盈，美得落落大方，身为京城首富掌上明珠的她，有倾城的雍容气质而不自觉。

而这名女子，她很特别。

她并非傲然，美丽的脸庞甚至还有些稚气，但那股自我保护的意识却很强烈，这些全都反应在她的神态里了。

“在下骆氏镖局骆无峻。”他轻描淡写地道。“姑娘要嫁往何方？骆某或许可以护送你一程。”

过去他们也曾遇到一些被打劫的可怜人，那些被洗劫一空的人，通常都身无分文又害怕得直打颤，最终由骆氏镖局的镖师一一将他们送回家。

广结善缘向来是骆氏镖局的作风，自从骆钰昆染上重疾后，骆无峻更加秉持这点，希望将福报回报到他爹身上，让他爹身子能早日安康。

轿中的女子明显地松了口气，浑身虚脱似的往轿子里靠去。

哦！他们不是山贼。



她原就不想嫁，难道是老天在帮她？

她咬着下唇，苍白着脸，看着外头那些无辜死去的鼓乐队和喜娘。

为了成全她的祈愿而死了这么多人，这并非她所愿啊……

所有人都瞪着轿里的俏佳人瞧，就见她脸色苍白，一会儿舒展眉头，一会儿又拧起眉心，表情忽喜忽悲，忽乐忽忧，就是没有回答他们少镖头的话。

“姑娘，你要嫁到何方？”骆无峻再问一遍。

半晌，仍然没有听见回答。

大雨将至，天边的闷雷轰隆隆地，黑沉沉的天际有暴雨的气息，十匹马儿都焦躁不安地喷着气。

“漂亮的小姑娘，我们少镖头在问你话，你没听见吗？”一少年镖师忍不住用调戏的语气提醒她开口。

她终于开了口，声音却是闷闷的、小小的，而且答案很惊人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她答。

“你不知道自己要嫁到哪里？”

不可思议的惊呼四起，九名壮汉啧啧称奇地盯着她研究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骆无峻没有理会后头镖师们的交头接耳和窃窃私语，他的眼，落在她轻蹙的眉心上面。



★STORY BY简璎

她不可能不知道自己要嫁往何处，她只是不愿说。

她无力地回答。“楚襄儿。”

她打赌他们不曾听过她的闺名，因为在楚家她是那么的渺小、卑微，除了生她的娘，谁也不会留意她。

楚襄儿——

骆无峻在脑中搜寻了一遍，确定对这个名字毫无印象。

“上来。”

楚襄儿看着他伸出的手，微感惊讶。

他要做什么？

“还不上来吗？”骆无峻挑挑眉。“花轿已坏，大雨将至，如果不想今晚露宿荒野就快上来，不要耽误大伙的时间。”

她瞪大眼睛，在他不耐烦的神色中拉高裙摆走出轿子，只犹豫了一下便拉住他厚实的男性大掌，心也同时因接触到陌生男子的体温，而轻颤了一下。

拖着笨重的嫁衣，襄儿因骆无峻的帮忙，顺利上了马背。

她暗暗惊讶，相貌斯文俊朗的他，手竟如此厚实，甚至坐在他身前，她还可以感觉到他胸膛恍如铜墙铁壁般坚实。

适才太慌了，没看清楚他，现在可看得清楚了。



他很年轻，剑眉深目，英俊淡漠中有股冷峻不羁的味道，虽然轻装简骑，仍不减他过人的气势。

“坐稳了。”他知道她在研究他，可他刻意忽略那双莹亮的清眸和长长的黑羽睫，双腿轻夹马肚，策马疾驰。

“哦——”她连忙稳住身子。

一辈子没坐过马，原来坐在马背上奔跑没她想象的恐怖。

其实说起来，这也是她生平第一次走出楚家的门，原以为自己就要老死在未曾谋面的夫家，当那刘大富的第五小妾过一生了。

没想到，一场不曾预期的杀戮，改变了她的命运。



靠山而筑的客栈十分简陋，摆明了只是个给过往旅者休憩歇脚的地方，因此也别妄想有太好的享受。

此时，客栈前停着几辆用破旧草席盖着的空镖车，金线绣着“骆”字的镖旗在狂风中嘎嘎作响的飘扬。

“掌柜的，先给这位姑娘一间清幽的房间梳洗，炒几样菜，另外再来十斤牛肉、三十个馒头和一坛酒。”骆无峻对掌柜吩咐。

经过几天的奔驰，大伙都累了，他知道镖师们都是无酒不饮，酒足饭饱，再睡个好觉，明天又要开始赶路。



掌柜多看了身着大红嫁裳的襄儿一眼，扬声喊道：“芸芸，带这位姑娘去梳洗。”

“是的，爹。”一名著粗布蓝衫、样貌普通的小姑娘从里头跑出来，笑盈盈地对襄儿道：“姑娘，请随我来。”

襄儿咬着下唇，有点无助。

那帮山贼虽然没有杀她，可是该抢的东西都抢光了，连她的随身包袱和换洗衣物也没放过，就算她梳洗过了，仍然得穿这一身显眼的嫁裳。

骆无峻看在眼里，淡淡地对掌柜吩咐，“麻烦掌柜的先借一套干净衣裳给这位姑娘换洗，费用全算在房钱里。”

“是的，公子。”掌柜应答，又瞧了襄儿一下。

襄儿松口气，感激地看了骆无峻一眼，才随着掌柜之女前去梳洗。

“你不是这里人吧？”名叫芸芸的小姑娘边走边问。

“嗯。”襄儿含糊地点点头，其实楚家住的百里镇离这里并不远。

“那位叫我爹借你衣裳的公子，他是你什么人？”芸芸好奇地打探。

山野的客栈从没有这么俊帅的男人投宿过，她刚才多瞧了两眼，心脏就怦怦地狂跳到现在。

“他呀，嗯……是我……家人。”襄儿低头，答得心虚。

“原来他是你大哥呀，难怪——”芸芸心无城



府地笑着打量她。“你们兄妹俩长得真是像！”

“会、会吗？”襄儿疑惑地摸摸自己脸颊。

不可能像吧？他们是不同爹娘生的，怎么会长得像？

“那你大哥他，可曾订过亲吗？”芸芸忽然有点娇羞地问，略微黝黑的脸颊飞上两朵小红霞。

襄儿突然傻眼了。这是什么问题？

“他——”襄儿很认真的思索了一下，还是没有答案。

她当然答不出来，这种问题是要问本人才准，否则任她怎么猜也猜不出答案的。

“一定没有对不对？”不等她回答，芸芸就自顾自地说。“像他这么俊帅的男人，眼界肯定很高，不会轻易看上哪家姑娘。”

襄儿赶紧点头。“你说的很有道理！”

芸芸惋惜的叹了口气。“唉，真不知道他会看上什么样的姑娘？像我这样肯定是不行的，眼睛不够大，鼻子又太塌，双手干粗活全长了厚茧，这一辈子啊，只要能够瞧上一眼这么俊的男人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“芸芸姑娘，你别妄自菲薄！”襄儿连忙安慰她。其实她长得不差，还挺可爱的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芸芸转头看着她。

“我说，你别妄自菲薄。”

芸芸稀奇的扬起眉毛。“什么意思？”

襄儿惊讶地眨着双眸。



“就是——”她张着嘴，挥动着双手，试图解释，最终又突然放弃了。

要怎么跟一个显然不识字的村姑解释这四个字，确实有点困难。

想到这里，她似乎不该那么恨爹的，起码她也识了字。爹从没阻止过她去跟她那些兄弟们一块儿读书，她该知足了。

“柴房到了，里头有热水，你先洗澡吧，待会我替你拿干净的衣裳来。”

芸芸似乎也不怎么在乎知不知道妄自菲薄的意思，把人带到柴房之后，就很轻快的离开了。

襄儿松了口气。在看起来摇摇欲坠的柴房洗了个舒服的热水澡，涤净一身的疲惫。

沐浴之后，换了一身干净的粗布衣衫，她转回客栈前头，就见一行人已经坐下，正大口吃肉、大碗喝酒。

所有人再度停下喝酒吃肉的动作盯着她瞧。

卸下浓妆后的她无比清丽，乌黑柔顺的发丝披在胸前，小小的鹅蛋脸，尖尖细细的下巴，柳眉拥秀、神若秋水，娉婷灵秀。

“坐啊，小姑娘。”莫镖头招呼她，伸脚踢踢那几个出神的年轻镖师，提醒他们回魂啦，不要吓坏了人家小姑娘。

襄儿脸蛋微微烫红，款步走近桌旁，九个粗手粗脚的大男人连忙挪动身子及板凳，挤呀挤的，空出一个座位给她，恰恰就在骆无峻身边。



她羞涩地坐下，因从没跟这么多男人一块儿吃饭过。

莫镖头周到地替她张罗来一副干净碗筷。

“谢谢。”她鼓起勇气抬头对莫镖头一笑。颊生芙蓉，看得那些大男人又是一呆。

“别谢了，你一定也饿坏了，快吃吧。”莫镖头很同情她。这姑娘跟他女儿大概一般大吧，可怜才当了一天新娘子就落得如此下场，想必心里极不好受。

襄儿举筷，突然愣住。

那些菜肴一大盘一大盘的，每块肉都切得很分量，她一时傻眼，不知从何夹起。

“楚姑娘，用菜！”

瞬间，五六双筷子齐齐对着她的碗殷勤飞来，下一刻把鸡鸭鱼肉叠到她碗里快尖满出来。

她倒抽了口气，自己哪吃得这么多？

她尴尬地不知从何吃起，白饭都给压在下头了。

“我吃饱了，你们慢慢吃。”

骆无峻起身，临走把自己的空碗推到襄儿面前，冷淡说道：“吃不完不必勉强，这里荒郊野岭没有大夫，撑着就麻烦了。”

说完，他转身往后头客房走。

“你不要介意，我们少镖头是一片好意。”莫镖头连忙补充。

“我知道。”她用力点头，把部分鱼肉拨到空碗



置下，这才吃起饭来。



庭院寂寂，一个无星无月的夜晚。

襄儿站在客栈庭院的梧桐树下，仰着脸看薄云向西飘移。

折腾人的一天终于过去了。

她没有顺利到达刘家，楚府现在一定闹得沸沸扬扬了吧？还有刘家，那下聘下了一百万两银子的刘大富肯定气得跳脚。

不管如何，她是铁了心绝不回去，除非她那么不走运被找着了，否则她宁可饿死也不回去。

可是不回楚家，她又可以去哪里？

天下之大，竟无她容身之处。

十七年来，她虽被冷落忽略，至少有三餐温饱和一个住处，而现在，她该如何违逆她的命运？

她仰望穹苍，渴望看到已逝娘亲的慈爱脸庞，心中感到彷徨无比。

无星无月的夜空当然不可能给她任何答案，她叹了口气，一转身，一个挺拔高大的身影就立在她面前，让她吓了好大一跳。

“骆、骆公子……”她抚着胸口，这人走路都没声音的吗？还是练武的人都这样？

“睡不着？”骆无峻淡淡睨了她一眼。

睡前将骆家剑法九十二式舞练一遍，是他自六岁习武开始的习惯，刚准备回房就撞见她在院子里对着暗黑的夜空叹气。



她确实楚楚动人，一群大男人走镖总是死气沉沉，镖师们许久没这么振奋了，都是因为她的原故。

他不由得挑了挑眉看着她。

她自从摘下凤冠后，一头黑亮的乌丝就极其自然地任由其披垂在肩上，没做妇人的发式，上绾成髻。

难道她不曾将自己当做是妇人身份吗？

再怎么，她坐上了花轿，就注定是某个男子的妻子了。可是她却对嫁不成这件事，一点难过的反应都没有，反而像是卸下了无比重担。

只有一种可能，莫非她根本不想嫁？

“我出来透口气。”襄儿发觉自己的声音有点紧绷。

奇怪，面对那些镖师时，她可没这么紧张过，可是一看到他那双锐利淡漠的双眸，她就感到分外发慌。

楚家里头没有这样的男人。

她那些同父异母的哥哥或弟弟们，每一个都和她爹一样奢华靡淫，他们的双目总是混沌黄澄，身材不是太过痴肥就是过于瘦小，没有半个像骆无峻这般身形昂藏挺拔的男子。

虽然只相处了半日，她看得出那些高头大马的镖师们都很尊重他，似乎他也不必多说些什么，一个抬眉或敛目的神情就足以让人施行他下达的指令。



她实在难以想象他是在什么环境里长大的？他的阳刚和气势绝不是她那些弱不禁风的兄弟们可以仿效的。

“约莫十日之后就会到达京城，希望到时候你已经知道自己要嫁到哪里，如果路程不太远，骆某或许还是可以送你一程。”

骆无峻淡淡地开口，意旨很明显，他在下逐客令。不想多替骆家镖局惹麻烦，一个来历不明以及去向未知的新娘，怎么样都不会太单纯。

襄儿低垂着螭首没有回答。

她该何去何从，这也是她睡不着在这里叹息的原因。

她知道自己不可能一直跟着骆家镖局的人，就算死皮赖脸跟着他们到了京城，她又该以何为生？

她识得字，也会弹琴作画，可是这些有用吗？京城里的私塾有可能请她这么一个毫无教书经验的女流之辈吗？

想到这里，她清澈的大眼蒙上一层阴影。

顷刻间，她竟然有个天真的愿望，希望这十天的路程永远不要走到尽头！